

過寬。也許是因為特約稿碍於情面，有些不太適合的也予刊出。例如，最近我看到一篇海外來稿竟謂臺灣社會風氣之不良，尤其是女性之墮落風塵，與提倡傳

統之孝道有密切關係，這是完全不對的。希望時報副刊在這方面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才不會有負廣大讀者的期望與支持。

報導文學與第三類接觸

接觸症弦 報導高信疆 兼談文藝性的副刊傳統 思 兼

第一部分：「第三類接觸」的觸擊



八月初，聯副推出一個新穎的專欄——

第三類接觸，開宗明義地表示：

第一類接觸：意內；

第二類接觸：意外；

第三類接觸：意外的意外。

將兩個不同背景、不同觀念與想法的人，聚到一塊兒來討論問題，透過這種意想不到的交會，使原本矛盾、隔膜、對立的頭腦得以交流和溝通，這就是「第三類接觸」。

這個專欄出現之後，在傳播界、文化界和廣大的讀者羣中，引發了一陣激盪，吸引了大眾的眼光，成為熱門的話題。有人認為「第三類接觸」在副刊編輯上是一項新的突破，擴展了副刊的內容與影響力；也

有人認為這是噱頭，副刊上作這樣的專欄，難免讓人有低級趣味的感覺，筆者有鑒於此，特地和聯副編者廝弦作了一刻鐘的簡短「接觸」，討論「第三類接觸」的有關問題。

■聯副推出「第三類接觸」，是一項出人意外的嘗試，很受一般讀者的歡迎，請問這個專欄是如何構想出來的？

■我去年十月剛到聯副，刊出一篇「七等生書簡」，讀者反應很好，由於這項啓示，想到要做一個「忘年對談」，請一位老先生和一位年輕人交換一些心底的想法，也許可以消除代溝，說出點名堂來。於是去找夏元瑜和吳祥輝——

□那是「老頑童」和「拒絕聯考的小子」，兩個都很性格，對談的結果一定很滿意吧？

■他們是談得很投機，但是正因為太談得攏了，一開始就能充分溝通，欠缺矛盾、對立和戲劇化的交流，反而不適宜發表。不過，由年齡上的差距，想到擴展為職業、背景的不同，思想、觀念的歧異等，

構想了好幾個對談的題目，如「參商對談」（杜甫詩：人生不相見，動如參與商。）、「隔山人語」（隔行如隔山）、「南北極」等。但是總覺得不夠響亮。後來每天搭公車，拉住車槓，眼睛就接觸到巨型的電影車廂廣告——第三類接觸，於是腦子一轉，有了，就是「第三類接觸」！

□「第三類接觸」這個「詞」的確很響，是否能談一談您的想法和作法？

■我們希望能透過一些新穎、特殊的形式來討論若干嚴肅的主題。這是受到現代科際整合觀念的影響，行外人見面，談一個主題，也許能發掘到行內人所不易注意的新問題，藉此促進對社會的了解、溝通、和諧與進步。同時在對比強烈的相左意見下，求其所同，尊重其所異，培養彼此尊重的態度與風度。我們的作法是，先選擇一個大眾所關心的問題，然後再在實際從事者當中邀請一兩位具代表性的人物，另外請一位作家或學者，從不同的立場與角度著眼，也許能在極端相異之中討論出一些有意義的結果。

□這樣做，有人認為很有意義，有人認為很不應該，甚至說「聯副已喪失了文學性副刊的本色」，您的看法又如何呢？

■我們可以從三方面來加以說明，首先，就目前的現況而言，第三類接觸的第一個周波，重點在討論社會大眾最感興趣的電影、電視和流行歌曲，比較容易吸引讀者，但是也很受文化界朋友的誤解和非議，以為我們儘在找些歌星、影星，瞎湊熱鬧。其實細察接觸的主題，還是相當嚴肅的，況且將逐漸涉及到學術爭端、宗教、農村、工廠、軍隊……以及若干不太為大眾所熟知的行業，進而擴及整個社會各階層的溝通。其次，我們設計專題的特點是，每次都希望有作家或學者參與接觸。近年來，常聽到作家要接觸社會各階層，反映多種風貌的呼聲，我們舉辦「第三類接觸」所討論的雖然並非文學問題，但是却是從文學家的眼光中看社會，仍未失去文學性副刊的本色。最後一點，是因為第三類接觸推出初期，出現的頻率相當密集，又偏重於影劇娛樂界的問題，難免遭受若干誤解與非議，等再過一段

時日，大家看到全豹之後，也許就比較能瞭解我們的目標和構想了。

□「第三類接觸」是一項大膽的突破性嘗試，今後聯副的發展方向是否有所改變？

■沒有什麼重大改變，聯副的方向仍然是以文學創作為主，並不因為這個專欄的推出，而喪失文學性副刊的特色。不過在多元化的社會變遷中，報紙面對社會各階層讀者的要求，一定會有所調整與適應，副刊將展現多種風貌，那是必然的趨勢。

第二部分：「報導文學」的迴響

近年來，社會結構轉移，意識型態變新，大眾傳播的影響力與時俱增。在報紙副刊這一環上，有了突破性的進展；從傳統的純文藝副刊擴大為整個文化、社會參與的副刊，從過去靜態的選擇來稿，轉變為動態的設計內容，策畫約稿。中國時報大力提倡「社會參與」、「報導文學」，不僅革新了副刊的風貌，更給傳播界、文藝界乃至整個社會帶來很大的激盪。報

導文學的構想和作法如何？其在副刊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？副刊是反映社會，還是引導社會？副刊發展的方向如何？應該走綜合路線呢？還是維持文藝性的傳統？以及報紙副刊在文化界乃至整個社會中所肩負的使命是什麼？……這些問題，都是大眾所關心的，筆者有鑒於此，特地和負責時報人間副刊的高信疆先生，作了一次簡短的會談，溝通一些意見。

□時報提倡報導文學和社會參與，從早期的「現實的邊緣」到最近的「報導文學系列」，不但引發讀者的廣泛興趣，更給整個社會帶來很大的激盪與迴響，可否談一談您最初的動機與構想？

■我在民國六十二年五月接編時報副刊，正逢臺灣社會處在一個急速變化的時期，深感在這種背景下，副刊應該肩負更多的文化使命和社會使命，副刊的編者應該是一個胸懷熱情與愛心的理想主義者，須對社會作準確的投入，多接觸各個階層，感受時代脈搏的跳動，表達我們這一代的新的觀點與氣息。當時我們的編輯理想是——中國精神的再認，主要

方針有三：①認識自己，②參與社會，③反哺大眾。執持的態度是：①擁抱臺灣，②熱愛中國，③胸懷世界。在這樣的大原則下，我陸續設計了許多專欄，經由計畫編輯的方式，讓許多向來很少在副刊寫文章的學者與藝術家投入副刊，貢獻社會，同時也發掘了不少新作家，刊登了許多實驗性質，富有創造性的稿子。其間我們推出了「中國精神的再認」(沒有標明專欄名稱，但刊出許多朝此方向的文章)、「我家我鄉」(透過鄉土內容，認識自己、肯定自己)、「論語」(大家參與方塊，促進瞭解與溝通)、「走出桃花源」的討論、「外國人看中國」、「回顧與前瞻」、「當代中國小說大展」、「現實的邊緣」、「傑出古代的中國人」、「人間參與」……。到民國六十五年，從文學上對陳若曦的肯定，藝術上對洪通、朱銘的探討，果然激發了羣衆的關懷與熱情。我們的作法是將副刊擴大內容，涉及文化各層面的分析檢討，以達成最初的構想。希望有兩點：

①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。

②創造一個文藝復興時代的來臨。

□您的構想真是大手筆，大目標，而且做得有聲有色，多采多姿，請問您最近的想法有沒有改變？

■民國六十二年五月到六十五年六月是第一階段。其後調整工作，休息了兩年，今年一月再度回到「人間」，想法觀念稍有改變，對於副刊的體認，不僅僅是鼓舞理想和熱情的工具，更該是社會平衡的媒介。

□如此說來，您的立場比較超然，是趨向於中性了！
■只能說這是個人自勉的方向。我希望反映各種不同的東西，在文化各方面的有無、高低、多寡之間，作一個適度的調節。譬如說，從前我們著重文化的探討，那是因為大家偏重文學，現在當衆人都談文化、社會參與的時候，我們推出「文學季」，讓被冷落了的文學再度呈現一片蓬勃的氣象。

□您一向提倡報導文學，且影響廣遠，請問您現在的作法和從前有沒有不同？

■略有改變，從前我們偏向於衆所罕知的事物和環境的介紹，現在則趨向於較深的層次，希望能發掘若

干大家熟悉事物的背後的意義。從前是密集的凸出的顯現，現在是長期，一點一滴的做。

□您在五月間一下子推出八、九個專欄，副刊的內容固然多采多姿，可是一般說來，專欄都是編者設計，主動約稿，是否影響到一般作者自由寫作的意願？最近已有人提出「請爲我們留一點園地」的呼聲，不知您作何感想？

■推出許多專欄，一方面是擴大副刊內容，一方面是增強作家類別，一方面是啓發作家寫作的動機與靈感。我們的作法是，許多專欄是開放性的，定專欄而不定專人，譬如說，「詩詞閒話」原來只約了黃維樑、吳宏一、方瑜三個人，而現在這個專欄的作者已經有十餘位之多，一般特約稿只佔三分之一的比率，我們的園地仍然是保留給大眾的。

□您編輯副刊，一向以籌辦專題，計畫編輯見長，對於未來的方向，一定有相當的構想，能否告訴我們？

■對於未來的構想，一方面是社會平衡，提供更多的觸鬚，展現更豐富的風貌。但也並非沒有原則，我

們希望對於中國民族的自我肯定，中國人的民主胸懷的培養，盡一份力量。另一方面，我們對於文學始終不能忘情，希望以更生動的形式，更大的努力，透過文學的表現，來呈現時代的精神，傳達報紙副刊在社會中應負的使命。

□許多人都認為：您是最年輕、最熱情、最有創造性的一位副刊主編，能不能談一談您編副刊的心情和感受？

■這些讚語是不敢承當的。但都是對我的鞭策。我覺得作爲一個副刊的編者，不斷提出計畫與構想固然好，但更重要的是——隨時自我反省。因爲報紙的傳播力量很廣，副刊對社會的影響好壞，關係重大。我個人常懷愧疚，恐怕做法上有偏失，對不起天下人。在內心靈魂深處，真是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有時候幾乎有整個人都要倒下來的感覺，時間太忙，壓力太重，事情永遠忙不完。幸而我的精神和體力還好，還能不停地在躍動。

文藝性副刊是我國報業史上的一項優良傳統，也

是世界報壇上一項難得的特例。近年來，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兩大民營報的副刊，在社會變遷和相互激盪的影響之下，逐漸著重社會參與及報導文學，擴大副刊內涵，呈現了活潑蓬勃的新氣象，顯示了相當優異的成效。但是，站在文藝和文化的立場，我們希望文學性副刊的優良傳統，仍然繼續發揚光大。經過與痾弦先生和高信疆先生的會談溝通，可以瞭解他們的若干理想，和寬廣的開放性作風，再衡諸九月份聯副推出的「小說創作的新探索」和時報推出的「文學季」，兩大民營報紙副刊仍然不失其爲文藝性副刊的基本立場，主流並未偏向，這是頗爲令人欣見的喜訊，同時也解除了若干人士「副刊淪落爲『趣味性、雜耍性』」的隱憂。筆者由衷地希望：我們的報紙副刊一方面要肩負文化使命，呈現時代精神，引導社會變遷的正確方向，另一方面更要發掘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與作品，表現廿世紀中國人在文學方面的智慧與成績，爲博大精深、中國文學傳統增添新的財富，爲我們的國民大眾提供滋潤心靈的精神食糧。